

人生感悟

藏马山下影视城

□丁志满

一日,去藏马山居做客,表叔美滋滋地告诉我:“我当演员啦!”表叔今年68岁,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。最近十年来,赶上藏马山大开发,原来的村庄整体搬迁到了漂亮整洁的藏马山居,村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表叔说他干什么活我都信,唯独说当演员,我不信。

原来,有个剧组在这里拍摄《封神》,需要一批群众演员,村里好多人去报名,表叔被选中了。在电影中,他扮演一个纣王麾下的小兵,姜子牙大军杀到,打斗中,被对方长矛刺死。唯一的台词就是临死前发出的那声尖叫“啊”。“可惜啊!导演给的剧情和台词太过简短,演得不过瘾。”表叔笑着说。

得益于藏马山影视城的规划建设,眼下,当群众演员成了藏马山下村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。影视城位于藏马山南麓,横河北岸,分东西两个板块,东边主要建筑是先秦时期民居、茅屋、古老城池、碉楼以

及古代军事进攻、防御工事等;西面是仿欧美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建筑,有教堂的尖顶、挂着洋文广告的商铺,光怪陆离、灯红酒绿的街道等旧都市风貌。

在藏马山影视城,人们可以穿越时空和古人对话。这里拍的第一部大戏是《封神》。巧合的是,其主要人物姜子牙其实是藏马山故人。传说三千年前,姜子牙曾来过藏马山,当年他帮周武王伐纣功成,被封为齐侯。封地即现在临淄以东至海。他是齐国的奠基者,把周文化的精髓传到了齐地。可以说,春秋时期灿烂夺目的齐鲁文化,乃滥觞于姜子牙治下齐地的人文教化。姜子牙治齐期间,东海龙王的第七子率领他的虾兵蟹将到岸上作乱,专门劫掠年轻女子。姜子牙来到东海边,在藏马山下将其拿住,而后摘下挂在脖子上的玉石掷于地上,那玉石是当年一起伐纣时哪咤所赠,掷地后见风就长,很快就长成丈余高的一

块巨石。姜子牙把那条小龙锁在巨石上,让其悔过五百年。后来它用尾巴开出了一条河,即现在的横河。横河滋润了藏马山前的这片土地,算是这小龙将功补过,它最终被一神仙解救终得善果。此虽戏说,但那块巨石却真实存在,它就在藏马山影视城正南约五百米处的横河岸边。上世纪60年代前,巨石尚在。文革时期被几包炸药炸飞,现空留一堆碎石和一个“石人”的地名于斯。

几千年来,藏马山下的悲喜剧不断上演,人们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。我表叔成为演员,谁会相信呢?沧海桑田,过客匆匆。有喜有悲,有苦有乐,生生不息一路走到今天。现在,人们的路越走越宽,藏马山下的柏油大道纵横交错、平坦宽阔,影视城旁边的沈海高速也在加宽。人们改变着历史,时代改变着人生。藏马山大开发这一出时代正剧的大幕,正徐徐拉开……

往事悠悠

老榆树

□李秀菊

从记事起,我家门前就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榆树,遮天蔽日、郁郁葱葱。听母亲说,这棵榆树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十几岁。当年,父亲从山上挖回来这棵小树苗时,只有手指那么粗,父亲把它栽到大门外的空地上。不等小树苗发芽,父亲就参了军。

一晃七八年过去,父亲从部队返乡。到家时惊喜地发现,那棵小榆树不但活了,而且还长得枝繁叶茂。等我上中学时,小榆树已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春天到了,万物复苏,站在门口仰天远望,榆树新绿色匀、榆钱串串。嫩黄的榆钱就像展翅飞翔的蝴蝶,可爱极了。母亲说,榆树对我们家是有恩的,在“三年困难”时期,家里一无所有,榆树的簇簇榆钱和嫩绿的叶子成了家里餐桌上唯一的美味佳肴。等日子好过了,母亲还保留着不可更改的习惯——在榆钱飘香的日子里采摘一些,变换花样做着吃,以此教育我们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,勤俭持家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榆树苍翠挺拔、更加茂盛,整个树冠几乎覆盖了我家门前所有的空地。每到夏季,白天孩子们在这里嬉戏玩耍,晚上我会一个人偷偷溜到树下抓知了猴。知了猴慢慢从地里钻出来,像小乌龟一样拼了命地往树上爬,我毫不费劲地就把它们捉到了小铁桶里。

在榆树下玩耍的日子,我还交到了一个好朋友——辛梅。她和我同龄,浓眉大眼,笑起来时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很是迷人。不过她有一个小小的缺点——喜欢搞恶作剧。有一次,我们玩踢毽子游戏,眼看我就要取胜了,她突然把一只虫子扔到我面前,吓得我一个趔趄磕倒在地。由于毫无防备,我的膝盖磕破了。那段时间,我们的友谊几近破裂。后来在母亲的劝说开导下,我们才和好如初。

一个萧瑟的冬日,榆树的枝干光秃秃的,两只灰喜鹊站在它们搭建的巢窝上偶尔叫上几声。辛梅告诉我她要回老家了。临行前,她送给我一个日记本,我送给她

一支钢笔。自此,我俩再也未能相见。每每站在榆树下,往日情景就会历历在目。

父亲栽下的这棵榆树不仅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,也是他一生的不舍。在步入晚年不得不住到城里的那些日子,父亲整日念念不忘老榆树,常常给孙辈讲述当年在榆树下给乡邻讲三国、说水浒的情景,让小辈们对榆树也有了许多的美好的憧憬。

如今,我离乡已有三十多年。无论走多远,那棵榆树都会不时在眼前晃动,扎根在我心里。我忘不了这棵门前的榆树,因为那是我的根、我的乡魂、我的思念。



朝花夕拾

一弯镰刀

□徐晓燕

一把镰刀像一弯新月挂在屋檐下的墙上,隔着时间的回廊,撩人眼眸。千百年来,镰刀在亘古的土地上来回走动,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和年轮的曲折。

镰刀构造简单,长不过50公分的镰把木质坚韧、造型流畅、圆润光滑,刀头的镰背被钢和火淬炼得丰腴厚重,宽阔的刀锋闪着银亮的光芒,仿佛能听到铮琮之音掷地有声,看到它游走时披荆斩棘的力度。

金风轻起,麦浪翻滚,麦地里依然喧嚣着、忙碌着,镰刀飞快地旋转、游动,在麦垄中穿行。农人擦把额角上的汗水,眼瞅着一个个结实的麦捆儿整齐地躺在身后,眉梢间自然添了几分欣喜,疲惫和劳累瞬间随风而去。一场麦收下来,农人蜕了一层皮,掉了几斤肉,那些沁了手纹的镰柄都明明白白记录下了。镰的锋

芒也被麦子吃透了,磨短磨钝的愈发像一钩缺损的残月,很瘦、很瘦,被挂在一面灰皮脱落的墙上。

但是,真正让一把镰刀纷飞起来,声音“沙沙”地嘹亮起来,是在秋风飒飒向人们招手的时候。秋风舞动的时节,也是庄稼成熟的时节,火候已经抵达农事的肌理,切中农事的肯綮了。几乎所有的庄稼都到了收获的季节,到了应该由一把镰刀掌控的季节。

庄户人深知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,一把镰刀保养好了可以用许多年,镰刀用的时间长了,钝了磨、磨了用,循环往复,经得起天长日久的挥磨。

从生长着苔藓的墙角搬过青色的磨刀石,把石体摆正、坐稳后,用左手的三指捏着镰刀的刀尖处,右手握住镰刀的刀柄,弯着腰,“唛唛”地磨起来,边磨边不时在磨石

上洒点水。看镰刀磨得差不多了,用大拇指轻轻地试一下刀口的锋利程度。手指摸过去,指肚和掌心感到丝丝柔滑,刀刃闪亮,锋利无比。

一把镰刀被乡里不同的人操持着,收获也必然是不同的。镰刀在手,山里的、坡里的,都会被割成整齐划一的捆儿,打上时令和节气的烙印。在大江南北广袤的田野里,在收获的季节里,镰刀曾兀自舞动,舞动了千年,风骚了千年。

千百年来,镰刀在亘古的土地上来回走动,经历一年年拼搏,往往会钢火褪去或伤痕累累,厚度一天比一天薄、宽度一天比一天窄,看起来就像农人在不停地劳作中,一点点消耗身体的能量。最终,磨损厉害的镰刀还是被拆下了柄子,与废铁为伍。而那些刀柄则往往被安装上新的刀头,等待着来年的“鏖战”。

琅琊放歌

生活,是一畦韭菜

□单宝剑

村嫂于春天
在自家的菜园中
种下一畦韭菜与一园心情
从此,与韭菜产生了共鸣
早间浇水,傍晚除虫
无事时与韭菜对视
心中,默默地认同了
韭菜的宿命

生活,就是一畦韭菜
被植入了人间烟火的过程
逃脱不了宿命
就乐观地爱上刀锋
在疼痛中养活日子
在泥土里繁衍抗争
一次次地奉献自己
一茬茬地获得新生

灵魂

在一块小小的畦地里涅槃
做着青葱的梦

盛夏的爱情

□车志芳

荷叶漫漫
饱满如桃子的荷花就要绽开
我要以蛙的视角
让硕大的荷花如同烈日
烧灼我蓄积的热情
听
我盛夏的爱情包围着你
蝉鸣一般密集而真诚

亲爱的远山、溪流和树林
我的爱情生长在这灼热的季节
将一场大雨化为山泉

道路开始消失

□程爱国

道路开始消失
好像马群在那里散尽
只剩下骨头和鞍
迫使我眺望

浮云高过了头
孤独的青草代替村庄向上生长
也向着消失的路生长

河流不断
是另一条路的延续
砂砾被河水反复冲刷
撒落在滩涂的为何迷失方向

落日无边
青草和河流
把一颗说不出的心脏
披满大地

远方的空旷产生风
该启程了
这起风的时刻
我双手如洗 去意彷徨

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